

# 俄国末代沙皇 尼古拉二世

——维特伯爵的回忆——

(俄) 谢·尤·维特著



新华出版社

K512.4

1  
2

# 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

——维特伯爵的回忆——

(俄)谢·尤·维特著

张 开 译

新 华 出 版 社

007704



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

维特伯爵的回忆

(俄) 谢·尤·维特著

张 开 译

•  
新 华 出 版 社 出 版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北 京 昌 平 百 善 印 刷 装 订 厂 印 刷

•  
750×1168毫米 32开本 14.875印张 395,000字  
1983年1月第1版 1983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1,400

统一书号：3203.021 定价：1.50元

## 译者的话

本回忆录的作者谢尔盖·尤利耶维奇·维特伯爵是沙皇俄国末期的一个有代表性的资产阶级保皇派政治家。他出身于贵族家庭，受过高等教育，先后担任过交通大臣、财政大臣、大臣委员会主席和大臣会议（内阁）主席，后来在革命浪潮冲击下，因最高统治集团内部意见不合而被黜。

维特活动的时期，正是俄国革命蓬勃发展的时期，沙皇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维特一方面竭力维护君主独裁统治，另一方面也看到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已影响到俄国，沙皇政权朝不保夕，因而主张实行某些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他的回忆录在这方面反映出不少矛盾的观点。

这部回忆录描绘了沙俄统治集团内部各种势力在内政外交问题上勾心斗角的情景，也反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世界列强角逐的情况。从回忆录中还可以看出沙俄在推行扩张主义政策的方式上两种意见的斗争：一派主张通过履行牧师的职能，另一派主张通过履行刽子手的职能来达到霸权主义目的。这点突出地表现在侵华问题上的激烈争论之中。

维特回忆录写法上的特点是：并不详述重大事件的本身，而是通过侧面的描写，通过对统治集团各色人物的刻画，通过各种势力对重大事件的态度，以及通过他本人在政治舞台上的表演和感受来衬托当时国际国内的事态发展。

回忆录史料丰富，为研究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历史和国际关系史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材料。

回忆录的原稿分手稿和打字记录稿两个部分，在维特死后由黑森整理成册发表。本书系根据黑森整理后的原文译出。

约瑟夫·弗拉基米罗维奇·黑森（1866—1943年）是德裔俄国资产阶级政论家、法学家、俄国立宪民主党的奠基人和领袖之一。出生于教德萨。1889年在彼得堡大学法律系毕业。1904年起担任律师。1907年任第二届国家杜马代表，曾同巴·尼·米留科夫一道编辑过《人民自由报》（1905年12月），后来又编过《言论报》——立宪民主党机关报。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流亡国外，1920年起在柏林出版白俄报纸《舵报》，1921年开始编写《俄国革命档案集》。1923年将维特的遗稿整理成回忆录。

1981年12月

## 目 录

|         |  |     |
|---------|--|-----|
| 弁 言     | 约·黑森作 .....  | 1   |
| 序 言     | 维特伯爵夫人作 .....  | 15  |
| 第 一 章   | 即位之初 .....   | 1   |
| 第 二 章   | 同李鸿章谈判和同中国缔约 .....                                       | 33  |
| 第 三 章   | 霍登惨案 同日本缔结关于朝鲜的条约<br>下诺夫戈罗德博览会 皇上的西欧之行 .....             | 51  |
| 第 四 章   | 酒类专卖 .....   | 63  |
| 第 五 章   | 金币制 .....  | 67  |
| 第 六 章   | 侵占博斯普鲁斯的方案 在边陲采取的新<br>政策 .....                           | 77  |
| 第 七 章   | 任命穆拉维约夫伯爵为外交大臣 沃隆佐夫-达<br>什科夫辞职 .....                     | 87  |
| 第 八 章   | 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威廉二世皇帝和法<br>兰西共和国总统费利克斯·福尔1897年访<br>问彼得堡 ..... | 93  |
| 第 九 章   | 侵占辽东半岛 .....   | 104 |
| 第 十 章   | 阿·尼·库罗帕特金 .....  | 117 |
| 第 十 一 章 | 海牙会议 .....   | 126 |
| 第 十 二 章 | 伊·洛·戈列梅金 .....   | 129 |
| 第 十 三 章 | 义和团暴乱和我们在远东的政策 .....                                     | 137 |
| 第 十 四 章 | 我到巴黎参加世界博览会 前往哥本哈根<br>皇上生病 王位继承问题 .....                  | 148 |
| 第 十 五 章 | 尼·帕·鲍戈列波夫和德·谢·西皮亚根<br>之被害 .....                          | 157 |

|       |   |     |
|-------|---|-----|
| 第十六章  | 维·康·普列维 .....                               | 163 |
| 第十七章  | 同伊藤侯爵的谈判 我的远东之行 设立<br>商务海运和港口总局 .....       | 177 |
| 第十八章  | 别佐勃拉佐夫影响的加强 我的辞职 .....                      | 189 |
| 第十九章  | 我1903年巴黎之行 对统治集团的评价 .....                   | 205 |
| 第二十章  | 对日战争 .....                                  | 231 |
| 第二十一章 | 1904年缔结第二个对德商约 .....                        | 239 |
| 第二十二章 | 任命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为内务大<br>臣 1904年12月12日诏令 ..... | 257 |
| 第二十三章 | 1月9日 .....                                  | 271 |
| 第二十四章 | 为遵行12月12日诏令而工作 .....                        | 285 |
| 第二十五章 | 关于骚动混乱状况的宣言 就吸收优秀人<br>才问题给布里根的诏令 .....      | 301 |
| 第二十六章 | 对马之役 .....                                  | 306 |
| 第二十七章 | 朴次茅斯和约 .....                                | 314 |
| 第二十八章 | 由美国返国途中访问巴黎 .....                           | 360 |
| 第二十九章 | 罗明登 .....                                   | 365 |
| 第三十章  | 回到彼得堡 .....                                 | 374 |
| 第三十一章 | 布里根杜马 .....                                 | 383 |
| 第三十二章 | 1905年10月17日前的农民问题 .....                     | 391 |
| 第三十三章 | 10月17日前夜 .....                              | 431 |
| 附录一   | 防治鼠疫委员会及其主席亚·彼·奥尔登堡斯基王子                     |     |
| 附录二   | 关于“叶尔马克号”破冰船以及建筑沿西伯利亚北部海岸通<br>往远东的海路的设想     |     |

## 第一章 即位之初

亚历山大三世皇帝驾崩时，也象他活着那样，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是东正教会的忠实儿子，是一个朴质坚定而正直的人。他是十分平静地死去的，他临终时最不放心的是他的去世会使他的左右和他喜爱的家庭感到痛苦，而不是考虑自己。

接着就是尼古拉二世新皇帝宣誓即位，把亚历山大三世皇帝的遗体从雅尔塔运到彼得堡。

这次葬礼是按照规定的仪式进行的，但比较简朴，先皇在位时就规定了简朴的仪式。

遗体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升天堂内放了大概一天。各位大臣和高级官员都到尼古拉耶夫车站去迎接灵车。

我对当时情况记忆犹新：灵车驶抵彼得堡时，车站上聚集了许多人，整条涅瓦大街和通往彼得罗帕夫罗夫大教堂的一路上人山人海。我当时站在月台上，灵车驶进月台后，年轻的皇帝下了火车，随着下车的是两位浅黄头发的贵妇。自然，我很想看看我们未来的皇后。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她，所以一当我看到一位非常美丽年轻的，身材长得十分匀称的女人时，我就以为这就是达姆施塔特公主——未来的皇后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夫娜。可是别人对我说，这不是我们的皇后，而是英国王后亚历山德拉（现在守寡了），这时我感到颇为惊讶。我感到吃惊的是她当时显得比她的年龄年轻得多。在她后面我看到了我们未来的皇后，她没有皇帝的姨母英国王后亚历山德拉那么美丽，那么招人喜欢。不过这位新皇后还是美丽的，到现在仍然是美丽的，尽管她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嘴唇上总显出一种如怨如诉的神色。

皇帝的灵柩抬出来后，送殡的行列立即就沿涅瓦大街通过利



捷伊大桥朝彼得罗帕夫罗夫大教堂移动。

送殡行列当然是按照事先规定礼仪行进的。大臣们排成两行走在灵柩前，紧跟在唱诗队和神职人员后面，我记不清我是同谁并排走的了。一路上军队夹道排列，路边上挤满了群众。……我当时心情十分沉痛，现在只记得在这次送殡时发生的两个小小的插曲：

队伍正走在涅瓦大街时，我突然听到有人喊了声“立正！”。我不由得抬起头来，看到一位年轻军官在神职人员和灵柩接近时向他的骑兵队下了“立正”的口令。然而，紧接着这声“立正”的口令以后，他又命令，“向右看！”“不要哭丧着脸！”

最后一句话使我十分奇怪，我问我旁边的那个人：

“这个混蛋是谁？”

旁边那个人告诉我说，他是骑兵大尉特列波夫。正是这个特列波夫后来扮演了惊人的角色，他起先担任莫斯科市行政长官，后任彼得堡总督，再往后担任内务副大臣，实质上成了独裁者，一直到10月17日；那时我就任大臣会议主席，他当然与我无法共处，便改任宫廷警卫长，但实质上仍在幕后操纵一切，这也成了我决定辞去大臣会议主席的主要原因。

后来，当我们通过利捷伊大桥时，又有一件事使我吃惊：内务大臣伊凡·尼古拉耶维奇·杜尔诺沃已经离开了送殡行列，既象一位警察局长，又象是警察总监，不停地下达命令，要群众如何如何，又要警察如何如何。

当然，那时的所有的命令都只是要求表面保持某种样子。当时大家都对皇帝之死深感震惊，而且都深信不论是谁，即使是极左分子，都不致于采取与当时整个俄国对先皇帝所怀的感情不合拍的行动的。

说到内务大臣伊凡·尼古拉耶维奇·杜尔诺沃以及亚历山大三世驾崩后头几天的情况，我记起了下面一事情：

皇帝驾崩的消息传出后，我去找伊凡·尼古拉耶维奇商谈某

些问题。他知道我对皇帝是忠心耿耿的，我也知道伊凡·尼古拉耶维奇十分爱戴皇帝。所以我们两人自然都感到十分悲痛抑郁。

伊凡·尼古拉耶维奇问我：

“谢尔盖·尤利耶维奇，您对我们的新皇帝有什么看法？”

\*我回答说，我很少同他谈过国务，据我所知，他毫无经验，但也不糊涂，他在我的印象中是一个善良而有教养的年轻人。的确，我很少遇到象尼古拉二世那样有教养的人，他一直给人这样的印象。这种教养掩盖着他的全部缺点。杜尔诺沃听了以后就说：“您错了，谢尔盖·尤利耶维奇，您记住我的话，他同帕维尔·彼得罗维奇<sup>①</sup>就象是同一个模子里倒出来一样，不过是有一副现代的外表而已。”我后来的确常常想起他的这句话。当然，尼古拉二世不是帕维尔·彼得罗维奇，但在他的性格中有不少帕维尔的特点，甚至是亚历山大一世的特点（神秘主义、狡诘、甚至阴险），不过他没有受过亚历山大一世那样的教育。亚历山大一世在当时是受教育最高的俄国人之一，而尼古拉二世只曾在良好的家庭环境中受过近卫军上校的中等教育。\*

大约在同伊凡·尼古拉耶维奇会见的同时，我还同康斯坦丁·彼得罗维奇·波别多诺斯采夫谈过一次话。

我到康斯坦丁·彼得罗维奇·波别多诺斯采夫那里去，他对皇帝的逝世也极其悲伤。他是尼古拉二世皇帝的教师，在同他议论到尼古拉二世时，他作为这位未来皇帝的导师，对自己的学生是疼爱的，然而对他没有表示明确的看法。他最担心的是：尼古拉皇帝由于年轻无知，可能受到不良影响。我看到他这样的态度就没有继续谈下去了。

亚历山大三世皇帝的遗体安置在彼得罗帕夫罗夫大教堂中，我轮到几次守灵，有一次是在夜间。群众川流不息地前来瞻仰皇帝的遗容。

---

① 即帕维尔一世，在叶卡捷琳娜二世死后即皇帝位。——译注

接着举行葬礼，持续的时间颇久。

玛丽娅·费奥多罗夫娜皇太后一直站着，表现得十分坚强。当大主教宣读冗长的祭辞快要结束时，她克制不住了，有些象歇斯底里发作一样，然而为时甚短。她喊道：“够了，够了，够了。”

葬礼后过了几天，我去晋见先皇的遗孀。

亚历山大三世皇帝在位时，她起初对我非常亲切，但自我结婚以后，她对我采取了克制冷淡的态度。

而这次，在皇帝驾崩后我去见她时，她对我非常温存，而且说了这样的话：

“我想，皇帝去世使您感到十分沉痛，因为他的确是非常喜爱您的。”

在尼古拉二世皇帝即位后的头几个月中，威尔士王子前来彼得堡访问。他就是未来的英王爱德华七世，是阿利克斯·达姆施塔特公主即我们现在的皇后的姨夫。因此他们的交往是非常亲密的。他在彼得堡期间，有一次同皇帝和皇后共进早餐，当时只有他们三个人，王子突然相当无礼地对皇后说：“你这位丈夫长得多么象帕维尔皇帝呀！”当时皇帝和皇后听了都很不高兴。

这是我从威尔士王子（未来的爱德华国王）的侍从那里听来的。王子在谈到这件事的时候说他弄得别人“十分尴尬”。

不过，威尔士王子在亚历山大三世皇帝驾崩后的头几个月向皇太后和皇帝表示了衷心的至亲的关切，这不仅是皇室之间形式上的表示，而且是出自内心的分忧。

亚历山大三世皇帝葬礼结束后过了几天，我去觐见年轻的尼古拉二世皇帝向他奏事。新接位的皇帝无疑很爱自己的父亲，所以对父皇之死感到十分悲痛。而且他对于新的地位毫无思想准备，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此外，他是同自己的未婚妻、未来的皇后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夫娜一道到彼得堡的，据说他对她十分

钟情。这样一来，年轻的皇帝当时受到各种各样的感情和强烈的印象的影响。

当我带着第一份奏章去觐见皇帝时，尼古拉二世对我非常亲切，因为他知道他的父亲对我特别赏识，此外，在他还是皇太子的时候，他就喜欢我，当时他还很年轻，但一直对我垂青，他任西伯利亚大铁路委员会主席时还在委员会中谈过这一点。

我开始禀奏后，尼古拉皇帝向我提了这样一个问题：“您关于摩尔曼之行的奏章在哪里？请将它还给我。”

我启奏皇上：先皇没有把这份报告还我。皇上说，先皇早在别洛维日宫（亚历山大三世在去利瓦吉亚以前住在这里）时就已向他念过（或给他看过）这份奏章，亚历山大三世皇帝还在这份奏章上作出了几点批示。

我又说，我没有取回这份奏章，尼古拉二世对此感到非常诧异，并说一定要把它找到。

到了下个星期五（我都是在星期五奏事的），皇上对我说，他已找到了这份奏章，接着便同我谈到，他认为必须将奏章中的意见，首先是其中的主要思想付诸实现，那就是要在摩尔曼，在叶卡捷琳娜湾建筑我们的海军据点。后来皇上又说，不应实施在利巴瓦进行大规模建设的方案，因为利巴瓦这个港口不能给俄国带来任何好处，从这个港口的位置看，一旦爆发战争，我们驻扎在那里的舰队就会遭到封锁。总之，皇帝反对建设这个海港。

当时在这个问题上有两派意见：一派认为，不应建设这个港口，因为它不能给我们带来好处，我认为这个意见是完全正确的，另一派则主张我们舰队的主要基地应该设在利巴瓦，应该在那里建筑一个巨大的军港。

这时，尼古拉二世皇帝想立即下一道诏书，要在摩尔曼的叶卡捷琳娜湾建立主要军港，修一条铁路把叶卡捷琳娜湾同通往彼得堡的铁路线上的一个最近的车站联接起来。

我赞成这样做，但建议陛下不要仓猝行事，不要在他父亲去世后几个星期就下这样的诏书，因为这个措施无疑会在他们家

族中引起某种分歧。海军上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现在已故）会认为这样做是对他的屈辱，因为他是在利巴瓦筑港的倡议者。更何况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是皇太后的红人，在亚历山大三世死后，太后对他将会更加垂青。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亲王是先皇的弟弟，没有娶妻，同玛丽娅·费奥多罗夫娜太后一直十分亲近。因此，我觉得，在亚历山大三世皇帝死后才几个星期就采取这个措施必然会引起皇族之间的不睦，这当然最好设法避免。此外，肯定会有人说：尼古拉二世皇帝刚刚登基，尚无可能研究这个问题，可见他这样做肯定是受了谁的影响。

皇帝答道，后面这种说法是不会有有的，因为他持有亚历山大三世皇帝在我关于摩尔曼之行的奏章上的批示。不过，无论如何皇帝认为我的设想是颇有道理的，因此他说，这件事看来应当暂时缓办。

过了两三个月后，我突然在《政府公报》中看到了尼古拉二世皇帝的诏书，说他认为必须使利巴瓦成为我国的主要海军基地，要实施为此而制订的各项计划，并把此港命名为亚历山大三世皇帝港，其目的是要人注意这样做似乎是亚历山大三世皇帝的遗训。

这份诏书使我大吃一惊，因为据我所知，而且皇帝本人也对我说过：先皇亚历山大三世不仅持与此迥然不同的意见，而且在他临终前的数月还在我的奏章（这份奏章可能由尼古拉二世皇帝本人保存起来了）上也表示了与此截然相反的看法。

这份诏书下达后的几天，非常接近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亲王的卡齐前来找我，告诉我亲王们如何趁皇帝年轻刚刚登基，可以说是宝座未稳的机会滥施影响。卡齐对我说，在关于利巴瓦港的诏书颁布后，尼古拉二世皇帝曾到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亲王那里向亲王哭诉，说是海军上将阿列克谢亲王迫使他签署这份诏书的，说这份诏书同他本人的看法大相径庭，同他亡父的意见也是南辕北辙。但尼古拉二世皇帝无法拒绝签字，因为亲王威胁说，如果不这样做，他就认为他受到了极度委屈，那就要

放弃海军上将的头衔了。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本人尽管是一个十分和蔼、诚实和高尚的人，但在工作上不特别得力，归海军部总监尼古拉·马特维耶维奇·奇哈切夫领导。可见，建筑波罗的海港口的主张是奇哈切夫宣扬的，他也是一个和蔼可亲、肯动脑筋的人，但他的才华主要表现在商务上，而不是在军事上。奇哈切夫的秘书是海军部上校（现在是海军部将军）奥勃鲁切夫，是著名的总参谋长奥勃鲁切夫的兄弟，总参谋长确是一名颇有威望的军人。他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军事理论家，坚决主张我们在利巴瓦建筑海军据点。在这个问题上，奇哈切夫只不过是执行这位军事权威的意见罢了。

我从来不曾同奥勃鲁切夫副将就这个问题交换过意见。但我了解他是一个聪明睿智、才华出众的人材，我相信他的设想有一定根据，不过这是把它作为他的国防总体系的一部分的那种思想，而不是作为我们军事力量的个别因素来看的。

大多数海员，包括卡齐，则另有烛见。那时卡齐在彼得堡很有名望，尽管他已经辞职。卡齐曾经担任奇哈切夫的助手，奇哈切夫当时任俄国航运贸易公司经理。后来他们两人分手了。卡齐无疑比奇哈切夫更有才干。关于建港的问题，卡齐和其他许多海员都认为在利巴瓦建港是白费金钱，最后的结果当真如此。他们的意见是：我们得为海军在敞开的海域上寻找一个据点，这样，一旦发生战争我们才不致在此港内遭到封锁。这也就是主张在叶卡捷琳娜湾的摩尔曼建筑我们的基地的思想。

然而，我前面说过，命运作了另外的安排：尼古拉二世皇帝终于违心违愿地签署了在利巴瓦建港的诏书，并且以先皇亚历山大三世的名字命名此港，但是我非常清楚，亚历山大三世皇帝本人，根据他在我的关于摩尔曼之行的奏章上作出的批示来看，不仅不赞成在利巴瓦建港，而且认为这样做是有害的。

当卡齐向我介绍了这件事发生的经过，谈到尼古拉二世皇帝跑到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亲王那里去哭诉阿列克谢·亚历

山德罗维奇亲王如何迫使他在这个问题上改变主意后，我对这位年轻皇帝的性格有了一些了解。我想，他决不会忘却此事，奇哈切夫到头来不会有什么好下场。不出所料，不到一年的时间，尼古拉二世皇帝在莫斯科坚持解除奇哈切夫海军部总监的职务，任命海军上将蒂尔托夫接替。

这无非是一个报复行动，奇哈切夫的免职对事情的实质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其实，由蒂尔托夫主持的海军部所走的还是奇哈切夫上将走过的邪路。几年后，蒂尔托夫去世，海军部总监由阿维兰海军上将接任，该部所走的又是蒂尔托夫走过的路。尽管蒂尔托夫和阿维兰都是聪明的好人，但是才干平平。

这个放弃在摩尔曼建筑我们据点而在利巴瓦建筑基地的不幸决定，带来了极其可悲的后果。在发生了这种后果以后我懊悔当时不该劝皇帝不要过早颁布关于在摩尔曼建筑我们的据点的诏书，尽管如我前面所说那样，我当时只是劝他别在亚历山大三世驾崩后才几个星期就颁布建港诏书，而是劝他沉着一些，采取更为冷静的形式。但是，事与愿违，我后来从许多事例中相信，有时，特别是在同优柔寡断的人打交道时，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抓住时机，时机一失，事情本身也就付之流水了。

我说这件事产生了很严重的后果，指的是什么呢？请看：要是尼古拉二世皇帝当时颁布的是关于必须把我们的海军基地建在摩尔曼的诏书，那末无疑说明他本人就热中于执行他先父的遗志。那时我们可能就不必到远东去寻找出海口，就不必采取占领旅顺口这样一个不幸的步骤，后来我们也不致于一步步、一级级地往下滑，直到对马之战。

尼古拉二世皇帝猝然登基后，由于对此毫无准备，所以很自然地受到各式各样的影响，主要是受到亲王们的影响。

在他即位初年，主要是受皇太后的影响，不过这种影响持续没有多久。后来是某些亲王对尼古拉二世皇帝在某种程度上经常

产生影响，直到现在还产生着影响，不过要小得多了。现在皇上已不无根据地产生一种信念：他的经验，他所知道的东西，比他周围的所有人和他家族的许多成员要多得多，因为他已统治了十五年，可谓已经饱经沧桑、阅历颇深了，因此，在治理方面掌握了至少是机械式的经验，这种经验当然是他家族的任何一个成员所没有的。

而在尼古拉二世皇帝即位之初，情况当然不是这样，因为当时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亲王、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亲王和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亲王这几位叔叔<sup>①</sup>都还健在，在他看来，这些人有非常丰富的经验，起很大的作用，在皇帝童年时代就担任这种或那种重要的国家职位，所以他们很自然对皇帝产生了巨大影响。现在这些亲王都已过世了。这里应当提一提，在亲王中，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和非常文明的人。总的来说他们都是不错的，配做亲王的。只有一点使人感到遗憾，这些亲王之所以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就在于他们有亲王的身份，而这种作用同他们的知识，他们的才华和他们的教育是完全不适应的。

正因为他们开始对皇上产生影响，所以各种各样的不幸就层出不穷了。

应当说，亚历山大三世皇帝在位时，亲王们行事都是循规蹈矩的。先皇对他们表示尊重，但不让他们干预与他们无关的事情。亚历山大三世皇帝在亲王们管辖的范围内也对他们起抑制性的作用，在他们中享有充分的威信。所有亲王都爱戴亚历山大三世皇帝，同时也惧怕他。年轻的皇帝登基后，这一切全都翻了个儿。这也是很自然的，因为年轻的皇帝同某些亲王之间有年龄的差别，有经历威望的差别，有年轻的皇上根据家规对长辈的尊重，最后还有新皇帝的那种既优柔寡断而又血气方刚的性格。这种情况成了许多不良现象的一个根源，甚至可以说是给尼古拉二世的

---

<sup>①</sup> 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既是尼古拉二世的叔父，也是他的连襟。——译注



统治招来灾祸的原因之一，特别是在尼古拉二世即位的初年，当时他本人可以说还没有什么个性，还没有成长，还不能显示自己。

我从前陆军大臣、后来担任国民教育大臣的万诺夫斯基副将那里得知：在尼古拉二世皇帝即位初年，万诺夫斯基发现亲王们对皇上的影响越来越大，干预与他们无关的所有事务，特别是干预军事，于是他便对皇帝说：

“陛下，不要实行先皇已经废除了的分封制了。”

皇帝问道：“您指的是什么样的分封制？”

万诺夫斯基回答说：“我指的分封制就象古罗斯那样的制度，那时俄国没有统一成单一的莫斯科帝国，每个亲王各自为政。分封制在某种程度上一直保留到亚历山大二世接位的时候，只不过形式有所不同罢了，当时亲王们又开始干预与他们无关的事务。后来亚历山大三世皇帝取缔了这种现象。”

尼古拉二世皇帝笑着说：

“彼得·谢苗诺维奇，您瞧着吧，我也会把他们的翅膀剪掉的。”

但是，十分遗憾，这件事做得不大有力，某几位亲王一直对皇上产生着不良影响，对皇帝产生主要不良影响的也许是皇帝的姊夫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亲王。我觉得，要是没有这位亲王作祟，我们也许不致发生在远东遭到的种种不幸。

尼古拉二世登基后，曾经闪耀出明亮的光芒，可以说显示出了要实现其良好愿望的精神；他曾衷心虔诚地希望俄国、各大小民族组成的整个俄国及其全体臣民都能安居乐业，因为皇帝无疑是一个好心肠的善良人。如果说他统治的后来几年显示出了他性格中的另一些特点，那么这是由于皇帝经历了许多坎坷，对其中有些情况可能他自己也有责任，因为他用人不当，而且他这样做的时候，还以为自己是干得不错的。

不管怎样，尼古拉二世的突出特点在于他是一个非常善良的、极有教养的人物。我可以说，在我一生中并没有遇见过比现在